

第十六课 觉囊法诤与转世授记

〔前世世系篇：觉囊法诤·益西嘉措（十七世纪·1635/1658） | 地点：后藏觉囊〕

上一堂课我们讲了觉囊派与格鲁派之间所谓的「灭法」事件。这跟才旺诺布的传记看似无关,但也不能说完全无关——因为觉囊派历史中的关键人物,正好处在这个事件的前中后,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一说。我自己不是什么研究学者,但十几年前依着宝上师给的一些资料看过一些教法史,当时对觉囊派灭法一事就有很大疑惑,为此也参阅了一些词条与学者论文。

大致上,大家对这件事都用很直白的方式讲:五世尊者控制了蒙古大军,因为觉囊派与衮不同派、教派斗争,再加上格鲁派非常不认同觉囊派的衮空中观——尤其看土观大师等格鲁派学者对衮空中观的批评——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把这些串进来,也不再查阅其他文献与关键人物的记载,就擅自认定这是一场教法斗争,把衮套进其他国家宗教战争的逻辑里。这也是很不好的地方。国外过去许多宗教战争,起源的确来自宗教观念或宗教权力之争。

但我们身为佛教徒,很自豪地认为:佛教从古至今没有真正对外发动过任何一场宗教战争,从不曾为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去征讨别人。对佛教来说,较接近「征服」目的,就是辩论——以理服人。当年释迦牟尼佛跟许多外道就是用这种方式,沿用下来,佛教徒也认为以德服人、以理服人才好,不会真的以战争的形式去处理。

讲回觉囊派灭法事件,我们必须观察第五世观音尊者这个人物。不论是格鲁派内部,还是其他宗派对衮的介绍,大家其实都认同:五世观音尊者并不是一个偏心、只拥戴自宗思想的成就者。衮不会说除了格鲁派以外的法都不修、只弘扬格鲁派而不顾其他——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。

反倒是现在不少学者把衮描述成很偏激的宗教政治家。实际上,衮在那个时代对政治发展确实是很大的推手,这没错;但这里面牵扯了许多政治问题,而这些政治问题又是另一回事。这要往上追溯到第四世观音尊者。

第四世观音尊者那个年代,整个西藏大致由几个政权主导,包括帕木竹巴政权、藏巴汗政权、仁蚌巴家族政权等;而当时格鲁派的施主,只是一个较小的第悉政权,并不大。当时格鲁派的势力也很微小,其施主政权只够抵御外敌,没有主动征讨的能力。后来这个政权被藏巴政权(也就是觉囊派大功德主藏巴汗的藏巴第悉政权)联合止贡的政权征讨、打败,处境变得更加艰难,除了防御一些零散蒙古军队的抢掠,更难自保。

当时局势本就分成大大小小的政权,各立山头,各有法律、各有支持对象,人脉错综复杂,讲起来非常麻烦,总之大概是这样。第四世观音尊者眼看格鲁派如此微弱,很怕这个尚未站稳的新兴教派在政治角力下就此消亡。于是祂四处奔走,不论去日喀则、山南,还是觉囊派的古老寺庙,一方面传法,一方面在教派之间拉拢人脉,也希望大家手下留情、不要一味打压——主要是想借宗教人物的影响力,去劝阻那些功德主与政权势力的威胁。

前面讲过,藏传佛教史上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并非完全相合。政治归政治、宗教归宗教,宗教的影响力只能劝说、劝降,无法直接命令。护持的功德主(那些大小王)本就有自己的政治企图,又需要民心;而当时想快速收获民心,就要跟某个宗教团体或寺庙挂钩。

所以祂们会在自己势力范围内,找看得上、有影响力的寺庙建立施主与受供养者的关系。另一方面,寺庙也需要功德主——并非为了利用祂们壮大自己,而是在当时政治极度混乱的局面下,没有一座寺庙能不依附政治势力而存续:对当时的政治势力来说,你若不归顺我、也不归顺别人,那就会被灭掉。这是当时不得已的处境。

第四世观音尊者的传记里也提到,为了格鲁派的发展,祂还亲自跑去桑耶寺,供养、祈求著名的白哈尔王等几位护法,并说:面对拥有强大武装的敌对势力,我们这些喇嘛除了依靠你们这些智慧高深、能力强大的护法神,别无祂法。当时格鲁派并非完全没有蒙古军队的支持,但蒙古军队还没深入西藏,距离太远,对眼前的处境帮不上忙,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后来藏巴第悉政权的大王藏巴汗生了各种病,便怀疑是不是第四世观音尊者对祂下咒、修法。

这很有趣——纵观藏传佛教史直到清朝，类似事件非常多，这也代表在过去，下咒、施放咒术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、能达成力量的方式；不论是不是出家人、有没有宗教信仰，大家都承认这种能力存在，也都会畏惧、担心、害怕。但第四世观音尊者其实寿命不长，不到三十岁就圆寂了。藏巴第悉这边便想：太好了，趁你们的领袖已圆寂、没有下一任，你们的势力自会瓦解，我连一兵一卒都不必动。

于是藏巴汗直接下令，不许所有格鲁派寺院去寻访观音尊者的转世灵童。同时，格鲁派的功德主索南群培见教派已到危急关头，便以当时著名的阿里观音菩萨像为礼，引来蒙古军队救援。后来这支喀尔喀蒙古军队派出三千士兵去攻打藏巴汗，却没成功；隔年藏巴汗带一万多人反攻回去，攻陷了拉萨三大寺中的色拉寺、哲蚌寺，还杀死了很多僧众。

有趣的是，之前我们随上师去拉萨朝圣时，上师就提到：色拉寺、哲蚌寺的风水虽是人才辈出之相，但后山乱石成群，代表会有很多战乱——风水确有影响。而看色拉寺、哲蚌寺的历史，他们确实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纠纷，很难幸免。有些寺庙不管什么战乱都不受影响，有些则什么战争都逃不掉。

藏巴汗攻陷拉萨的格鲁派寺庙后，当时握有实权的格鲁派领袖——第四世班禅大师罗桑却吉坚赞——只好离开后藏，逃到阿里；其他寺庙的僧人喇嘛则往北，逃往羌塘政权那些寺庙。此后藏巴汗要格鲁派缴纳大笔赔偿。但据第四世班禅大师自己的传记记载，或许因为藏巴汗做了这种破坏佛教的事，他后来生了重病，而且极为严重，各种药方都治不好。

最后只好请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大师来为他修法。班禅大师来了之后，为他做了一系列攘解法与法事，藏巴汗的病竟真的痊愈了。痊愈后，藏巴汗非常感激，问班禅大师有什么需要的赏赐都可答应。

班禅大师趁机请他解除禁止第四世观音尊者转世的命令。这是四世班禅大师传记里提到的。后来，第四世观音尊者忠心的侍者——他在被禁止期间其实一直没停止寻访转世灵童——收到禁令解除的消息后，便高兴地把转世灵童迎请回去。

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地方：第五世观音尊者的家族，除了学习宁玛派教法，本身也是觉囊派的信徒；他们家族据说本就很信仰觉囊派教法，还与许多觉囊派大师有亲戚关系。这家族叫琼结家族，本身就属觉囊派。这也是「五世观音尊者没有必要迫害觉囊派」的一个证明——祂自己就出生在觉囊派家族里。

当时除了格鲁派，噶举派其实也希望这位第五世转世灵童成为噶举派的转世，也认证祂是噶举派的转世；最后在各种交涉之下，才同意让祂成为第四世观音尊者的转世。《安多政教史》记载，藏巴汗虽解除了转世禁令，却提出一个条件：这位转世灵童必须请到日喀则，否则还要再打一次。但当时格鲁派也害怕：真迎请过去，不是被当傀儡控制，就是被当人质，随时可能被杀。

所以祂们不敢答应，只好把转世灵童带往山南躲藏，并将格鲁派整个权益交由第四世班禅大师掌持，暗地里努力联络蒙古部落那边的格鲁派信徒，希望得到援助。后来四世班禅大师为五世观音尊者的转世灵童剃度，授沙弥戒乃至比丘戒，成为祂的根本上师、剃度师与教授师。所以在格鲁派极其艰难的处境下，可以说若没有四世班禅大师的运筹帷幄，格鲁派可能早就在那场事件中被藏巴汗政权消灭了。

后来格鲁派又遇到另一个问题：当时另一支蒙古政治势力（喀尔喀一系）与藏巴汗等联络，又想对格鲁派下手。因各方政治势力串联要讨灭格鲁派，终于促使支持格鲁派的蒙古军队——和硕特固始汗的军队——愿意协助，战争就此开打。引进和硕特固始汗的军队之后，其实五世观音尊者也好、当时的索南群培第悉也好，都没有特别相信固始汗带来的军队。

这也很有趣：一方面许多政治势力互相串联要攻打格鲁派，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苯教势力趁机想渔翁得利。可说是兵荒马乱、局势极其复杂的时期。而当时五世观音尊者其实都还未成年，所以不论是战乱的起源，还是进入复杂战争阶段，都跟五世观音尊者无关——祂不是主导人，只是深陷其中的一个人物，那时祂还未成年、还没登基坐床，没有掌握任何政治权力。

这是第二个证据：覆灭觉囊派的主谋，并不是观音尊者。当时由四世班禅大师四处游说，较有手腕的索南群培努力拉救兵、拉拢人脉，希望把事情缓和下来，但不管怎

么做都有别的事发生,局势持续恶化。而固始汗实在非常厉害,挥军南下后几乎战无不胜,一路打下来,势力越打越大。

同时,因为战乱四起,各地也灾难频传:有些地方发生大饥荒,有些地方天灾频仍。众生的共业一来,往往接二连三,这也算是众生的一种共业。固始汗这样打下来,格鲁派的许多问题算是解决了不少;但另一方面,他对一些本可迅速解决的问题却迂回处理,让格鲁派也觉得固始汗带有私心——不是纯粹来帮格鲁派的,而是借「我来帮你们」的名义,顺便打倒其他政权,再满足自己的一些私欲。

所以格鲁派当时知道,不能跟他太亲近。这很矛盾:既不得不靠他,又不愿完全依附他。所以在他打下当时一个苯教势力之后,索南群培第悉便写信给固始汗,希望他打完之后直接返回青海。

从这点也看得出,他们对固始汗其实并不信任。但固始汗假意同意,领兵从芒康回到青海,却又突然趁人不备,迅速从青海一带到达卫藏。五世观音尊者的传记里提到,索南群培与他商议此事时说:虽然靠蒙古军队从藏巴政权下解脱出来,但对固始汗仍要提防,要跟他讲清楚。

五世观音尊者也说:没错,但我们一定要设法让他们退兵;若需要,我还可以亲自前往,以宗教戒律的誓约去劝他们撤退,这样比较好。索南群培第悉便请他打个卦。五世观音尊者在吉祥天母的佛像前打卦,卦象显示:就近期而言,这些事能够成办、能够成功;但从久远看,却是凶兆,会带来许多麻烦。

索南群培第悉便说:只要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好,至于将来会有什么凶恶之事,那是以后的事,反正以后大家都会死去,让后人自己想办法。这样讨论之后,五世观音尊者便暂时放下了要求固始汗撤退的事,让局势继续按计划推进。后来越打越激烈,藏巴第悉政权确实无法战胜。

这中间也提到,五世观音尊者为了让事情快点结束,做了一些下诅咒、镇压驱敌的修法。所以在藏巴汗、固始汗与格鲁派诸政权的斗争中,藏巴第悉政权开始大幅削弱。一直到藏巴第悉政权彻底战败,固始汗便把象征西藏十三万户的宝物——过去八

思巴大师用过的玛瑙金刚铃、翡翠茶杯等——全都献给五世观音尊者，象征性地表示把这地区的权益交给祂。

但从历史文献看得出来，不管固始汗怎么做，五世观音尊者对祂都有很大的提防；只能说祂没有太大的权力去控制固始汗。所以固始汗进入西藏后，与各政权征战的许多事件，观音尊者大多只能劝说，很多时候只能大事化小，无法直接命令固始汗打或不打。不论从历史文献，还是从五世观音尊者自己的传记看，情况都是如此。

所以现在学者说五世观音尊者操控蒙古军队去攻陷西藏各政权，这也是完全不对的。这里面还有很多复杂的历史，我就不细讲了。总之，关于五世观音尊者，不论祂的传记、其他史书，还是后来西藏的一些实际记载都提到：固始汗打败所有政权后，将这些地方全供养给格鲁派；但五世观音尊者并没有因掌控这些地区，就开始讨伐各个教派。

当然，改宗的问题确实是有的；但当时的改宗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彻底——不是让一座寺庙什么都不能做、完全变成格鲁派。比如除了匾额、寺庙的构图颜色，以及壁画上要画上宗喀巴大师等，也就是表相部分改变以外，寺庙内在——你们平常怎么修、每年办什么法会、研读什么经论——还是照旧，并没有完全不让做。可以说，一方面这是做给固始汗那些政治势力看的：你供养给我，我把祂拿下、让祂归属于我。

若祂不这么做、任由各寺各做各的，固始汗可能会起疑：我给你的东西，你不领受吗？还是想让祂们东山再起？所以祂必须在中间做平衡与协调。

这些做法，可能也是不得已的。另一方面，从后来五世观音尊者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与其他教派会面的礼节看：祂并不会因为自己是西藏最大的政权，就要别人向祂顶礼。相反，记录里不论萨迦派还是噶举派的领袖来到甘丹颇章，安排给祂们的坐垫都高于甘丹寺、扎什伦布寺住持的地位。

过去对领袖政权有一套坐垫礼节，以坐垫厚度来界定地位。一般格鲁派甘丹寺、扎什伦布寺的大师，坐垫约三分高；噶举派或萨迦法王来，则是三分半，比格鲁派最大

几座寺庙的住持还高；萨迦派领袖来则是四分高。五世观音尊者自己当然是五
高；但除祂之外，其他教派领袖的座位都高于格鲁派的大长老、大寺住持。

由此可见，祂对其他教派并无打压，这是确定的。另外，西藏著名史学家松巴堪布
在祂对五世观音尊者的介绍里提到：祂本人对新译派、旧译派教法都特别精通、多有
研究，对宁玛派旧译教法的修持更是有大成之人；戒律也非常清净，受的是上部律传
的沙弥戒、比丘戒。祂也是五明班智达，各学科领域极为通达；并且非常喜欢收集、
研究其他教派的传承、知识、教法与伏藏法。

松巴堪布对祂的评价非常特别：祂是一位不同于后来某些独尊格鲁的领袖、而近
乎「利美」的格鲁派领袖。祂相当有利美不分教派的影子；虽然当时还没提出利美
的概念，但祂的作为已有这种精神。而且祂本身也是莲花生大师授记的伏藏师之一，
有自己整套的伏藏法。

可惜后来祂的伏藏法多已失散，现在大部分看不到了。宝上师曾提到，从后来考
古文献中找出的五世观音尊者伏藏法目录看，如今留存下来的大概不到两三成，其余
六七成可能都已不见。可见祂本人对伏藏法也有很高的成就，对咒力也极有成就。

就觉囊派而言，多罗那塔大师圆寂后，五世观音尊者还接见过觉囊派后来的几位
祖师，包括更嘎华桑与赤列旺姆。这两位都是多罗那塔之后觉囊派的继承人。更嘎华
桑去见五世观音尊者，向祂介绍、讲解觉囊派祂空中观的建立以及时轮金刚教法；讲
完之后，据说五世观音尊者非常欢喜、非常赞叹，给了祂许多礼物，还写了很多赞美之
词。

另一方面，祂也接见了赤列旺姆。两人探讨各自家族时，发现彼此家族之间还有
远亲关系；而两家族本身都是觉囊派的忠实信徒。后来五世观音尊者对赤列旺姆弘
法上需要的一些帮助，也主动询问并给予支持。

所以从这些迹象、从许多不同人物史传里的蛛丝马迹，再加上前面讲的考古发
现——五世观音尊者藏书阁里藏有完整的多罗那塔著作——综合判断：五世观音尊者
对觉囊派根本没有任何敌意，相反非常尊敬、也非常喜欢。一位对各教派都涉猎研
究、没有自宗偏见的成就者，怎么可能对一个教法赶尽杀绝？当然不会。

所以觉囊派灭法这件事,本身是复杂的政治因素、许多政权之间的角力斗争,宗教只是被牵连。而现在还有很多写错的地方,比如说多罗那塔大师因战争逼迫、流落蒙古——这也不可能:当时祂若去蒙古,应该早就被抓起来了,因为蒙古军队是支持五世观音尊者的。实际上,多罗那塔一辈子都没去过蒙古。

祂有可能在藏区内接触过蒙古的部落或军队,但绝不可能真的到蒙古那边去。去蒙古的应该是祂的前一世,以及后来祂的弟子。这应是罗主南甲大师——祂在传记里就有去蒙古地区弘法。

所以所谓「多罗那塔去蒙古弘法」,应是把祂前世的记录、弟子去的记录,或是祂后来化现为哲布尊丹巴的历史,混在一起了。至于哲布尊丹巴,有些历史学家写论文说,是为了改宗、逼迫什么的,才让祂的转世变成格鲁派的蒙古领袖,这也不对。因为在多罗那塔自己的传里,祂有几位心子,其中一位赤列旺姆——传记里提到,祂是多罗那塔圆寂前在旁听受遗嘱指令的人。

当时多罗那塔就说,祂会转世成蒙古那边的转世活佛,去那里弘扬佛法。这在赤列旺姆自己的传记里本就记载了。所以这不是被逼迫、也不是政治企图,而是多罗那塔自己的授记与誓约里本就有的。

把这一连串结合起来,大家就会发现:过去许多讲的觉囊派灭法事件,本身有很大的误解。别的教派对这件事正不正确或许无所谓,但对我们来说,这个事件的前后时期都关系到宝上师过去的转世人物,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讲一下。以后我们自己流传出去的文章、写这方面历史时,也要特别记住这些历史纠正的部分,不要让错误一传再传。

这几年新学者的文章还是较多在沿用这些错误史观,虽有少部分人开始纠正,但讲得比较薄弱。这部分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,应该还有很多可讲的。好,我们先休息一下,再继续。

我们往下讲。还有一点忘了提:觉囊派真正被要求改宗、各层面被更替的时间点,其实是多罗那塔圆寂之后的事,并非祂在世时。这也是很多人写错的地方。

据我们所知,多罗那塔大约于公元1635年前后圆寂,而觉囊派寺庙真正被要求改宗是在1658年,中间隔了十多年。另外,觉囊派的功德主藏巴第悉,大约1642年被和硕特固始汗抓获处死。所以每个时间点一对起来,就一目了然、很奇怪;许多现在的学者没有仔细去看这些。

要好好理解当时的事,除了多罗那塔的传记,还要参照祂之后几位弟子——仁钦嘉措大师、更桑旺波、赤列旺姆等人的传记,再对照第五世观音尊者与四世班禅大师的自传与传记,就会发现彼此非常吻合。反倒是后来一些学者写的论文,时间点上错误很多。所以真正要研究,把这些祖师的传记内容对照一下,其实就很清楚了。

总之,多罗那塔圆寂前就已预言觉囊派后面会有这样的变故,所以任命了弟子。多罗那塔的心子有好几位,包括我们要介绍的益西嘉措大师,也是祂的一大心子。而桑吉嘉措大师,则是多罗那塔圆寂前任命的觉囊寺住持继承人;可惜桑吉嘉措在位只有一两年就圆寂了,于是由另一位弟子仁钦嘉措继任法位约十多年。

(译者注:此位觉囊寺住持桑吉嘉措,与第十七课将讲的五世观音尊者摄政「第司·桑结嘉措」同名而非同一人,勿混。)说仁钦嘉措是桑吉嘉措的弟子,实际上祂们也是师兄弟;仁钦嘉措某方面也是益西嘉措的上师,但祂们又一起在多罗那塔座下学习,是师兄弟兼师徒的关系。因为祂们年纪与时间点相近,有些人会觉得混乱;其实只是那时觉囊派好几位住持寿命都不长,才显得时间线混乱。

总之桑吉嘉措住持不到一两年就圆寂,由师兄弟兼弟子的仁钦嘉措继承。为什么要介绍仁钦嘉措?因为益西嘉措大师的介绍里提到,益西嘉措主要的上师除了多罗那塔,仁钦嘉措也算是祂的一位教授师,也是很重要的师兄弟。

益西嘉措大师本身是后藏地区那当王朝一位小王家族的后代,很年轻时就遇到多罗那塔,从祂座下受沙弥戒、比丘戒,精通各种教法,并受了完整的时轮金刚灌顶与各种密法口诀。据说祂非常聪明、有过目不忘的本领,一天至少能背几十页经典。多罗那塔指定的继承者桑吉嘉措圆寂后,仁钦嘉措接替了觉囊主寺的住持之位,领导有方,让觉囊派的教法与传承学习不但没有中断,还得到很好的发展。

过了十多年,在格鲁政权的下令之下,所有觉囊派被改宗为格鲁派;从此仁钦嘉措便离开该地区,前往边野之处。晚年他多住在阿里的隐修处,进行教学与长期闭关。他的介绍里提到他有三位心子:一是益西嘉措大师,一是罗主南甲大师,一是更嘎华桑大师。

这三位本身也都是在多罗那塔座下一起学习的心子,既是仁钦嘉措的心子、也是多罗那塔的心子,彼此又是师兄弟。除益西嘉措外,罗主南甲大师大约十六岁左右亲近多罗那塔,在觉囊寺出家,由多罗那塔亲授在家戒、沙弥戒,并赐名「罗主南甲」。多罗那塔圆寂后,他又依止仁钦嘉措学习,受具足比丘戒,学习各种经教,证悟了时轮金刚与他空中观的要义。

因他对觉囊派教法学得极好、才能出众,受到五世观音尊者的关注,特地召他到布达拉宫,与他探讨觉囊派教法要义;他也向五世观音尊者讲述了许多关于时轮金刚与他空中观的学说。观音尊者听了非常高兴,极为赞赏他对空中观那些玄妙理论的解释。后来罗主南甲大师去安多地区弘法长达约十二、三年,又到其他地方传法,总共做了五十多次授出家戒的仪式,并传授许多灌顶。

他离开安多之前,还去了蒙古弘法——这就是我前面要讲的、与多罗那塔事迹被混淆之处:去蒙古弘法的是罗主南甲大师,而非多罗那塔。后来他从蒙古回来,大约于公元1684年前后在卫藏圆寂。罗主南甲大师的弟子里出了更嘎华桑,这位很重要。

更嘎华桑是四川阿坝县卓格寺——觉囊派卓格寺的创建者。四川阿坝地区最重要的觉囊派弘扬大寺,就是这座卓格寺,创建者即华桑。前面还提到,仁钦嘉措的另一位心子是更桑旺波。

更嘎华桑大师在多罗那塔圆寂后不久,便去卫藏,向赤列旺姆及其他多罗那塔的心子求法。由此看得出,过去许多大师非常专注于学习与修行,对地位毫无执著:他求法的对象其实是自己以前的师兄弟、关系对等,但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法门、为了在修行与学习上更进一步,仍会向同辈师兄弟求法、成为他们的弟子。更嘎华桑创立的卓格寺是觉囊派非常重要的寺庙。

后来在1679年,祂又重新扩建、增添许多建设,让寺庙规模变得非常完善庞大。更嘎华桑本是四川阿坝人,去西藏拜见多罗那塔成为弟子,学习觉囊派教法;学习期间,祂同时也向多罗那塔的另一位心子赤列旺姆求法,成为赤列旺姆的弟子。祂离开觉囊寺前,赤列旺姆给的预言里就提到,要祂去安多地区建立寺庙、传播教法。

所以现在许多著名的觉囊派寺庙,像赛格寺、贡巴、塔木贡巴、阿华贡巴等,都是由卓格寺发端,再向外传播、逐渐兴建的。现在的卓格寺据说还珍藏着觉囊派著名圣物——多罗那塔大师自己的法衣,之前曾对外展示,供大众顶礼祭拜。卓格寺自己有寺志,历史要素很多。

简单说,这座寺庙兴盛时,整个阿坝、乃至马尔康地区,绝大部分觉囊派寺庙都归祂管辖,当时有「母十八寺」之称,即由卓格母寺管辖十八座子寺。所以可以说,更嘎华桑大师把觉囊教法带往四川阿坝弘扬开来,一直延续到今天四川觉囊派教法的兴盛,都与祂有很重要的关系。前面忘了讲一个有趣的:罗主南甲大师,在赤列旺姆的传及其他一些成就者的传记里,被称为多罗那塔大师母亲的转世,这也很特别。

讲完益西嘉措的另一位上师仁钦嘉措,以及师兄弟罗主南甲、更嘎华桑——祂们其实也向益西嘉措求过法,某方面也算祂的弟子。益西嘉措大师,我们所知是更嘎丘大师的转世;祂也是多罗那塔众多心子之一,尤其多罗那塔曾当众特别称赞益西嘉措与自己无二无别,也就是承认两者都是黑行者或南开宁波的化现。但最重要的是,益西嘉措属于萨桑玛蒂班钦的转世,只是从究竟意义上看,两者是一样的。

(译者注:据本课与第十七课,益西嘉措大师即萨桑玛蒂班钦(第九、十课,弥勒化身)的转世,亦多罗那塔之无二化现,同为才旺诺布前世;此处将觉囊世系与前课接上。)一些历史记录说,益西嘉措本世大约生于公元1584年前后,出生于定结王朝的家族。以现在看,定结当时不能算王朝,可能只是一方的一个小王,过去许多文献都给祂「定结王子」的称号。

但西藏历史上,定结区似乎没出现过很大的王朝,只曾隶属帕木竹巴政权、当过一个「中本」(小王)的时期,可能自那时起有了自己的小王家族体系流传下来,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王朝历史。而且过去所谓的「王」,定义其实较宽泛:有一方地方势

力、家族势力,可能有自己的军队或所依靠功德主的军队,几者加总就可算一个王,并不一定要有很广的辖区。所以在这个地区掌管寺庙、又有一大家族、又有自己的功德主与独立军队来保护辖区,就已形成一个小城或部落规模的「王」。

以现在看,可能比较像酋长、村长里长之类;势力不大,但确有「王」的称号。后来多罗那塔直接认证益西嘉措大师是萨桑玛蒂班钦大师的转世,还亲自为祂举行坐床典礼,可见多罗那塔对祂极为看重,并当众承认益西嘉措就是自己的另一个转世。益西嘉措除了「定结王子」的称号,还被称为「杰·益西嘉措」——「杰」是尊贵大上师的名号,代表祂在宗教上的地位与修持得到大众认可。

后来,祂广泛学习了觉囊、萨迦、宁玛、格鲁各派的经律论与显密教法,很快便达到很高的成就,学识极为渊博。不论从历史考古研究,还是从觉囊派教法史对祂的介绍,大家都公认祂是学识极为渊博的大学者。同时,祂又是时轮金刚的大成就者:祂圆满了时轮金刚三年三个月的闭关,获得了所谓时轮金刚「实相大自在」的成就。

宝上师指出,这里讲的「实相大自在」成就,其实就是大乘经论中所说登地菩萨的「十种自在」成就。一般说闭关闭出来就达到这种成就,对我们凡夫而言极为困难,就算多闭几次、甚至闭一辈子也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;而益西嘉措大师只闭了一次三年三个月的长关,就达到这么高的成就,非常不可思议。这一方面也是因为祂本身前世就已是极高果位的成就者。

所谓「十种自在」,是指寿命自在、财自在、业自在、受生自在、愿自在、心自在、如意自在、法自在、胜解自在、智自在。「寿命自在」是说佛菩萨达到此成就时,可依因缘调整自己寿命的长短;但这种寿命自在主要仍看众生与整个大环境的因缘,并非自己想怎样就怎样。要有众生的愿心、弟子三昧清净、环境种种顺缘俱在,得寿命自在的佛菩萨才能延长自己的生命。

过去也有许多刻意延长寿命住世的高僧大德,但现在很难。单从最基本的条件看,要弟子们三昧都清净——这一点我们大部分都做不到。末法时期众生根器较差,戒律守持也不严,想让上师以寿命自在长久住世,是很难做到的,只能尽力而为。

当然，佛菩萨为佛行事业而自在获得资粮来利益众生并没有错，但这跟寿命自在一样，都需要种种条件和合。因为在人世间，一切都依因果因缘的法则进行，没有打破因果而自然产生的：菩萨有这样的能力、大环境有这样的顺缘、众生有这样的信心与心愿时，这些能力才能展现在众人面前。「业自在」是说，他们不会像凡夫一样随波逐流、受烦恼恶业牵引而投生；相反，他们能为利益众生而决定转世或不转世，完全由自己决定——这就是转世活佛具有的业自在能力，甚至可以不转世而直接进入涅槃，全看他们自己。

「受生自在」是说，许多菩萨入胎之后不受过多胎障污染，能忆起前世的修法经验与能力，很快充实自己、迅速利益众生。而我们一般众生胎障非常严重，几乎每次转世都无法回忆前世，也无法把前世的能力、记忆、智慧带到下一世。佛陀便属于没有胎障的。

「愿自在」是说，佛菩萨所发的愿力会成真。像《百业经》《贤愚经》里，有许多佛陀过去身为菩萨或佛时发愿成真的记载。比如别人问他们心里是否真是这么想，他们便发愿：若我所做是真、我的想法没有污染，那这愿心会成就——后来事情果然成就。

这就属于愿自在。「心自在」是说，凡夫的心都受烦恼、妄念与分别心影响，而佛菩萨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心念。他们意识乃至潜意识的种种表现，很多是为顺应众生的业力与烦恼而示现的：他们可以示现成很有烦恼的样子，也可以示现成没有烦恼的样子。

但对末法时期众生来说，大部分菩萨反而宁愿示现成有烦恼的样子。很多人以为，上师若像菩萨般端正严谨，自己信心会更大；其实恰恰相反——过去历史看，示现得越清净的大师或菩萨，众生反而越不容易亲近相处。我们看很多持戒极严谨、言行一丝不苟的大师，弟子反而很少。

我们众生已经适应了烦恼的生活与环境，突然出现一个毫无烦恼、不接地气的人，反而觉得不融、不想亲近——这是我们自己业力的影响。所以上师的著作、许多高僧大德的著作里都提到：末法时期的成就者要度众生，就像度狗要示现得像狗、度人

要示现出人的烦恼一样。祂们可以示现出人的各种烦恼形态,甚至寂寞、慌张、愤怒等,但内心的证量丝毫不受影响,随时可回归自己平稳的状态,完全由自己操控。

这种境界我们凡夫难以想象,但并非做不到——只要好好修行,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到,这不是神话。此外,「如意自在」是具有种种神通力量;「法自在」是能掌握、修持各式各样的教法;「胜解自在」是能了悟佛法真谛、世间真理;「智自在」是对各种法与知识都能轻易通达。总之,许多高僧大德与其他教派对益西嘉措的评价,都说祂是达到十种自在的大成就者,这是极高的赞誉。

虽然常有人称某位大师是学识渊博的大菩萨、或有神通的大菩萨,但被称赞达到十种自在的,还是非常少。所以益西嘉措在世时,在大家眼中已是这样一位大成就者;难怪多罗那塔奉祂为与自己无二无别的存在。后来,大师将所有法传授给益西嘉措,并任命祂为自己佛行事业最重要的继承人。

但因众生的业力,益西嘉措晚年寿命也不长,比多罗那塔还早两三年圆寂,比自己的上师还早。据说益西嘉措圆寂时并不在多罗那塔身边,而多罗那塔当时在众人面前突然说:益西嘉措已融入了我的心里。这既是向大家表达益西嘉措已圆寂,也表达了益西嘉措就是祂的一个化现。

益西嘉措大师主要的弟子,除了前面的心子香巴云丹贡布,还有央不塔耶(Yangbu Tye)。央不塔耶很少人知道,但觉囊派许多教法的传承世系里都提到祂。现在许多觉囊派密法的传承往上追溯,都要提到仁钦诺布(Rinchen Norbu);而仁钦诺布之上,就会提到央不塔耶大师。

像自尊瑜伽母、成就百法宝等觉囊派著名法集教法,其传承祖师就是益西嘉措的心子央不塔耶。还有更桑旺波。更桑旺波在后面讲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时还会提到,非常非常重要——因为仁珍才旺诺布所有觉囊法门的传承,都是由更桑旺波所传。

更桑旺波既是益西嘉措的心子,同时也是赤列旺姆(多罗那塔另一位女性大成就者心子)的心子,是好几位觉囊派大师的心子。所以觉囊派的一些介绍里,会特别称赞更桑旺波集结了好几位觉囊大师的传承。以后可以专门介绍祂的传记。

主要要知道：益西嘉措传给更桑旺波，更桑旺波再把觉囊派教法传给仁珍才旺诺布。所以从全知笃补巴一路延续到多罗那塔、益西嘉措、更桑旺波，再到仁珍才旺诺布，整条传承完全串联起来——这就是我一开始说「不得不讲」的原因：这层关系完全挂钩在一起，没办法拆开来讲。赤列旺姆稍微提一下就好，不特别细讲。

总之祂也是多罗那塔的一大心子、女性心子。后来益西嘉措的心子央不塔耶、香巴云丹贡布，以及更桑旺波，也都是赤列旺姆的心子，都向祂受过法。因为多罗那塔圆寂后，去安多地区的觉囊派弟子们都一定会去向赤列旺姆学习。

赤列旺姆本身出身万户家庭，有较好的家族背景势力，所以在当时的动乱中，祂有家族势力依靠、较少受波及。后来五世观音尊者还召见过祂，探讨彼此家族——前面讲过，祂们家族之间其实有些关联，同样都是觉囊派的信徒。好，祂这部分就不多讲了。

今天先这样，明天下一堂课再往下讲别的部分——后面还有达日、突吉几个比较冷门的，稍微提一下。不过说到突吉尚品，我前两堂课讲桑浦寺时，讲完发现好像漏了一个人却记不起来，后来才想起是漏了这一位：祂是桑浦寺出来的一位很有名的辩论大师，也是上师的前世。本来讲桑浦寺就是为了提祂，结果漏掉了，下一堂课再补上。

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